

陈玉谦 曲晓平 著

作家出版社

插树岭

三《岭》系列长篇小说第一部

热播电视剧《插树岭》原创小说

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推荐作品



陈玉谦 曲晓平 著

插树岭

三《岭》系列长篇小说第一部
热播电视剧《插树岭》原创小说
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推荐作品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插树岭/陈玉谦, 曲晓平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 9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071 - 6

I. 插… II. ①陈…②曲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65148 号

插 树 岭

作 者: 陈玉谦 曲晓平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 zuojia. net. 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数: 380 千

印张: 19.5 插页: 4

版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071 - 6

定价: 29.8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（自序）

人，一生下来就开始了生命的远航。人生，永远要漂泊，永远在旅途。所谓“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”，“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飘尘”是也。我一次次地被命运捉弄着，命运一次次将我推向奈河桥边，又一次次垂青于我这个生命的跋涉者，让我去尝尽人间的艰辛。这些年来，我不是无鞍无羁“天马行空”，而是一个艰难跋涉的苦行僧，我和晓平妻几乎走遍了祖国许许多多的名山大川、名胜古迹、人文景观。而最让我钟情，最让我眷恋，最让我百读不厌的还是生我养我的黑土地，嫩江水。我格外喜欢的是江河、草原、森林；北国那钢铁般冷峻的群山万壑，寒意萧萧的冰川，飘飘洒洒的鹅毛大雪，沙涛起伏的旷漠，绿浪叠涌的草地；那像老人满脸皱褶般的丘陵和少女肌肤般的三江平原与松嫩平原；还有成吉思汗古战场上的漫漫风沙，以及那些湮没在历史烟尘中的故事深深埋藏在我心底的存储器中。这一切，都是我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。

作家的生活并不都是好听的故事。我曾被错划“右派”，半生坎坷，颠沛奔波。生生死死走过来，真可谓命运多舛。我从少年时期就爱上了文学创作，念小学时就在《好孩子》杂志上发表过寓言故事。20世纪50年代就出版了小说集《来到千金寨》。又以在《新观察》上发表的散文《我和舅舅》夺得1956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奖。为此，参加了全国第一次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，就在那次会上，我和同时起步的刘绍棠成为了好朋友。轰轰烈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红卫兵上了街，我家被抄，七麻袋书刊手稿堆放在马路上，狂热的红卫兵要将它付之一炬。大火在燃烧，书在烈焰中呻吟，手稿在燃烧中哭泣，我的心在流血。这些书是我的命根子，那些尚未变成铅字的书稿是我的生命。命根子断了！生命不存在了！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我纵身跳进大火中。手急眼快的邻居王大哥一把将我拉出来，衣服已被烧着的我立

刻被红卫兵打翻在地。后来，我被遣送回原籍。生养我的齐齐哈尔市收留下我。我犹如嫩江边上无声无息地钻出的一棵小草，我要用身上仅有一抹绿色回报滋养我的黑土地。在困境中，我时常跑到嫩江彼岸的丛林中，同树木对话，同江水共语，同天风共舞。此时此刻，我感到大自然的那种崇高，那种肃穆和庄严。我站在母亲般的大自然怀抱中顿然悟到：天地之浩大，人生之渺小；天地之永恒，人生之短暂；天地之旷达，人生之促狭。我朝着石缝中钻出的那棵小草大声吼叫：我要沿着文学创作这条不平坦的路走下去！

我属性中最坚硬的东西就是文学创作。在最黑暗的日子里，始终支撑着我的就是手中的笔。我用它宣泄愤怒，化解积怨。久而久之，我心平气和了，不再关心个人的命运，而是把笔端触及更深的层次，国家的命运，人类的命运。

错划的“右派”被改正后，我和刘绍棠两人约定各自开掘自己的田园，创造出各具特色的“土特产”。刘绍棠在京郊运河岸边耕耘着，一鼓作气创作出版了《烟村四五家》等十五部长篇。我却被远远甩在身后。那时，我的“右派”问题虽然改正了，由于种种原因尚未从逆境中解脱出来。记者、总编的头衔都是自做窠臼或“高级打工者”，夹板在身无暇笔耕。我曾不示弱地向刘绍棠表示过，要写一部有黑土地特色的系列长篇。不想刘绍棠却先我而去。“泪洒天际遥送君，把锄篱下当自勉”，感伤间我挥笔遥祭刘绍棠。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我倍感时间紧迫，自策奋蹄。

时代的列车已载着我和妻驶出童年那金色的沙滩，青春那绿色的田野，中年那成熟的林园。不知不觉咣当一声来到老年的站牌下。嫩江在齐齐哈尔市绕城而过，我在写作之余，同妻漫步江堤，放目咆哮的嫩江，仰眺鹰击长空，每每心旷神怡。我常想，谁若是精神颓废萎靡，最好来这里补神健脑；谁若是心灵龌龊拜倒在赵公元帅脚下，最好来这里净化洗涤；谁若是患有软骨症，最好来这里重铸造生命的山系。而今，我的这种想法，与隔江相望的红灯绿酒、声色犬马、红尘浊浪、金钱博奕、喧哗世俗多么不合时宜。但，一位作家应该时时坚守青松般坚挺的脊梁，不被昧心的金钱击倒。让自己有黑龙江奔腾不息的执著，有大草原宽阔的胸襟，有北大荒人的豪气，有雪域冰川的清冽和玉洁，有隧道工人的穿凿性格。我虽然曾身遭不测被贬，放逐回边疆家乡也算因祸得福，我深深感到，家乡是诗，是苦难酿就的史诗。家乡是一片壮美而又丰富、深情而又浑厚的土地。家乡没有拒留自己的儿子，她给了我永不枯竭的养料。文学是苦难的精神之旅，是思想的穿越。文学给了我生命——文学是我的生命。我知道自己永远抵达不到辉煌的彼岸。在我从事文学创作 50 周年之际，

黑龙江省授予我“文艺终身成就奖作家”，给我文学创作划了个完美的句号，但不是休止符。“终身成就奖”是加油站，我依然要在文学之路上跋涉着攀援着。在商品经济喧嚣尘上的今天，我仍然拒绝一切书商所谓“畅销书”的稿约。作为作家，我约束自己必须甘于寂寞，就像隐忍的骆驼，不畏风沙弥漫，不惧烈日炎炎，不恋芳花水草，不畏路途的艰险漫长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。我的座右铭是：“淡薄名利，品味人生，咀嚼生活。”

我已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多年，五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，我能跨世纪已纯属不易，能获“终生成就奖”让爱妻欣喜非常！让我激动不已！黑龙江省颁发“终生成就奖”的当天，我在日记扉页上写下这样一段话：“岁月在无声无息中走过，已是纹沟似网，鬓发如霜，不是当年模样，无暇感伤！纵有文字六百万，算来算去仍欠账！手下笔如魔，想停下也难停下。天地日月长，生命用寸量，分分秒秒皆入账，沙漏里怎敢挥霍时光！”

艺术的生命力来自实践，来自生活。今天，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波澜壮阔，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绚丽多彩，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为作家们文学创作提供了强大动力和不竭源泉，也为作家创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。作家要自觉肩负起神圣使命，聚焦现实生活，回应时代呼唤，以敏锐的目光捕捉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，以生动的笔触描绘社会生活的绚丽图景，以充沛的激情塑造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象。伟大时代毕竟该出现伟大作品，伟大作品不是编出来的，是用心血写出来的。作家只有深入实际，深入生活，深入群众，从现实生活的源头活水中积累素材，激发灵感，汲取养分，才能创作出思想性、艺术性、可读性、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。

作 者

楔 子

流金河北岸有座插树岭，岭下有个插树岭屯。插树岭的来历还得从牛、马两家搭伴闯关东说起。清末年间，表兄弟两个一人挑着一副挑子，携家带口从关里一路走到北大荒。在岭下歇脚时，牛姓表嫂将她从关里拄着过来的一根柞木棍顺手插在地上，就躺在草地上睡着了。表兄弟爬上山坡，见满山遍岭都是野果子，又饥又渴的妻儿老小们，用酸甜的野果充饥，搭起草窝棚在山角下过夜。半夜时突然电闪雷鸣，瓢泼大雨下了七天七夜。一场大雨过后，插在地上的那根柞木棍子却生出芽长出叶了。牛姓表哥觉着这是老天爷留他们住下来的天意，哥俩商量住不住下时，马姓表弟让牛姓表哥拿主意。两家老小一路走来已经是人困马乏，又见满山遍野的野果，脚下抓把土能攥出油来的土地，就在这里住了下来。没几年，插在地上的柞木棍子就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。从此插树岭的名子就一代一代地传下来。牛、马两家的老辈人就把这棵树当成保佑牛马两姓的神树了。神树没有保佑插树岭村的好日子，外地人管这里叫憋死牛屯。

插树岭围着牛、马两姓的庄子拐个了胳膊肘弯，拦住了这个屯的西北两面，屯子南是流金河，屯子东头一大片沼泽地，像个大酱缸严严实实地封住了屯子东边的出路。插树岭屯就像座孤岛被圈在中间。这座只有几十户的小村庄是个鸡鸣听三县的三不管去处。芝麻粒破四瓣的官儿，年八辈不来一个。一是隔江渡水，交通不便，二是没啥公事公案可干，三是吃好吃赖不说，就单看那锅碗瓢盆，公干人员就不想上饭桌。插树岭屯有这三不便，从前清到民国，到军阀割据，三县推来推去，地界一直没有划定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还在扯皮。插树岭屯居住的是汉族，同属

炎黄子孙，总不能把他们划到国外去，更不能单立国号。于是由省里出面，查遍了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的县志史料，找出根据。最后划定由流金河南岸的金河县管辖。插树岭屯的族长自然就领受了官府的头衔，把族长改叫屯长。后来叫队长、村长时这里也跟着改。在插树岭屯里叫族长也好，叫村长也罢，反正他就是土皇帝，金口玉牙，他的话就是圣旨，没人敢打拨回。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懂官面上的事，他们就知道填饱肚皮，搂着老婆睡觉，传宗接代……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随着乾坤扭转，国运日盛，插树岭村的人也开始关注村里屯中的大事小情了。这几天有三件事成了屯中人们议论的话题。一件事是老支书病故后村支书大印由谁来掌管。二是张立本从大狱放出来了，这小子可不是块好饼，怕是又要引出啥祸端来。第三件事就是马趴蛋的闺女马春跟牛得水的儿子牛心的婚事。按说，这三件不挨边不搭界的事不该搅和在一块。不该搅到一块的事，在插树岭村就得往一块堆搅，七搅八搅地拧成了一团乱麻，扯也扯不断，理也理不清。扯不断理不清的事村长得管，他不能不理朝政，村长不喜欢旁人干预朝政，他愿意一个人发号施令，家雀扑拉房檐子，老母猪拱菜园子的事都是他职责范围内的事。

村头，有个当年知识青年住过的大院，这里人们都习惯地管它叫知青点。这座知青点旧址用土堡子砌的围墙，如今，围墙有几处已经坍塌。正房是当年村里唯一一座砖瓦结构的房子。房墙上隐约可见已脱落的毛主席语录。这排正房空着，有几间房盖上的瓦片已被人揭走，屋顶露天，残缺的瓦缝间长出几堆蒿草在风中摇摆着。东房山墙处堆着很多粗细不等的圆木，有的圆木背阴处已经长出树耳和青苔。两间西厢房是当年知青点的食堂，因年久失修，房墙上的泥皮已剥落，房盖上压着芦苇，窗棂上钉着的塑料布被风撕扯得咝咝叫响。张立本就住在两间房子里。

太阳爬到插树岭上空时，张立本手里拿着一个干瓢走出房门，他仰脸望着日头爷，抽抽鼻子，打了个响亮的喷嚏，吓得地上几只找食吃的麻雀叽叽喳喳地飞上树枝。张立本朝树上看看，又看了一眼地上支起的扣雀箩筐，怨自己这个喷嚏打的不是时候。他走到箩筐前，从干瓢里抓些碎米子撒在箩筐下。不远处，有几只鸡朝这边走过来。张立本不怀好意地看看走过来的鸡就转身进屋了。炕上卷着行李卷，地上、窗台上到处扔着鸡毛、骨头、空酒瓶子。张立本点燃一支烟，走到房门前将门推开个缝，看着一只母鸡钻进扣麻雀的箩筐下去啄食，他拉动绳子那只芦花母鸡就

成了他的猎物。张立本从箩筐下抓出老母鸡回到屋里，拿起一把尖刀叼在嘴上，很熟练地将手中的母鸡脖子窝回，拔掉脖颈上的毛，用刀割开鸡喉管，鸡血喷出，他随手将鸡扔在地上。鸡在地上挣扎地蹦着，抽搐着。

村路上结着厚厚的积雪，被踩实在人行道上的雪高低不平，牲畜粪便一层一层地冻在上面。金凤挟着个包袱匆匆地走来。二歪尾随在金凤后边悄悄跟着，他只顾盯着前边的金凤，马失前蹄被冻粪包绊倒摔了个狗抢屎，他爬起来低声骂了一句脏话，又躲躲闪闪地追赶金凤去了。

金凤走到场院外，从青年点院墙墙豁进去，走到张立本房子门前，推门进屋，被地上抽搐着的鸡吓了一跳。张立本在裤子上蹭去刀上的血，朝金凤龇龇牙。金凤细看地上的鸡，惊叫着：“妈呀！这不是我家的芦花老母鸡吗！？”张立本放下刀说：“哪能呢！一大群鸡在箩筐下吃食，这么巧就该它死！”金凤说：“馋疯啦？！你把老母鸡杀了，顺子咋办？就指望它下蛋吃呢！”张立本说：“这两天，我真有点想那个小杂种了，你咋没抱来给我亲亲？”他拉着金凤的手坐在炕上，觉着这女人的手软乎乎的，连手指头都是酥的，一摸这双手，下边那东西就有些不安分了。

二歪趴在窗台上，把窗户纸抠了个洞，撅着屁股朝里看着，他见张立本将手伸进金凤的怀里，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。金凤推开张立本的手说：“我这两天来事了！”张立本说：“净唬我！”金凤说：“馋样！我告诉你，往后少在马春妹子身上打主意！”张立本说：“你这是啥话！”金凤说：“少跟我嘴硬，一看见马春瞅你那俩眼睛，像二齿钩子似的。”“别瞎掰了！”张立本又去抱金凤。金凤推开张立本的手说：“老扁这两天黑脸风似的，他可早就不让我跟你见面了。”张立本说：“哼！他白捡个儿子，我不能让这小子得着便宜卖着乖！不能白让他占我的便宜！”嘴里说着两只手就急急忙忙解裤腰带。二歪趴在外窗台上，两条腿夹着裤裆里那东西，屁股左右扭晃着，单眼调线地朝里边瞧着。

金凤双手迎着张立本，笑着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人家来事了，你要害死我呀？！你呀！一点也不知道心疼人！”她想起他当年扔下她就走的伤心事，低下头眼泪就流了出来。

金凤父母早亡，扔下她和哥哥两个人过日子。张立本开始是和金凤偷偷来往，后来哥哥出民工修水库去了，一去就是一年多。张立本就住在金凤家，两个人就有滋有味地过起日子。张立本不是个安分人，他脑瓜活鬼点子多，总想出去闯世界。有一天，传来消息说张立本要钱犯赌被公安局抓走了。不久，又传来消息说张立本被判了二年徒刑。这时，金凤发现自己有身孕了。大姑娘怀上野种，这在插树岭村可是非同小可。金凤的肚子一天天见大。担惊受怕的日子一天天地熬着，哥哥回来时她已经挺着六七个月的大肚子了。哥哥见此情景气了个半死，立刻弄来打胎药，逼着她打掉孩子。金凤死活不肯，哥哥将她打得皮开肉绽，死去活来。一天夜里，

金凤偷偷跑出家门，她要去找张立本，跑在林中被树根绊倒，血哗哗地流，人眼看不行了，被割草的老扁发现，把金凤背到卫生院算是救了她一条命。后来，哥哥嫌弃着孩子的妹妹丢脸，就硬逼着金凤嫁给了老扁。在孩子降生那天，哥哥得暴病死了。

在这个只有牛、马两姓的小屯子里，除了逢年过节外，年辈没个啥热闹事，婚丧嫁娶就成屯中的大事了。牛得水家给儿子牛心娶媳妇，姑娘是马趴蛋的宝贝女儿马春。

当初，牛得水成家后，女人头胎就生了个儿子，当家人左思右想给儿子起名叫牛心。他家姓牛有心肝宝贝之意。大闺女出生后牛得水顺嘴就起名牛肝，接着又生的俩闺女就叫牛肚牛肺了，他家的一男三女占全了牛下水。牛得水家是一明两暗三间平房，院内东边是仓房，西边是马棚，土堡子院墙，木桩栅栏门。院中临时搭起了喜灶棚子，灶台已经砌好，四驴子正在用砖砌烟囱，二歪用锹给四驴子端泥。院中人来人往，来帮工劳忙的也多，有人从院外抬桌子进来，几个妇女抬着装碗筷盘子的大筐，说说笑笑走进院中。灶棚外，三五个妇女坐在灶棚旁择菜。牛得水眉开眼笑地看着牛肺往窗户上贴着大红纸剪的鸳鸯，还有双喜字。二歪端着一锹泥，他两眼盯着妇女堆中的奚粉莲，锹中的泥水洒落在四驴子脚上。四驴子瞪着牛眼大吼：“瞎摸糊眼的往哪倒哇？！”二歪嘻皮笑脸地说：“那些娘们真勾人！光顾看她们了！”快嘴喜鹊正在择菜，她站起身朝二歪走来，骂道：“二歪，你再也不听人话，看我不撕烂你的狗嘴！”

二歪这种人总爱朝娘们堆里钻，妇女们有事没事地拿他逗乐寻开心，二歪心里明白，他愿意让娘们搓鼓他，有些疯张地将他摁倒压在身下，那大奶子肉乎乎的很受用。有些半岁婆子还能朝他胯裆下掏两把，说他那东西还没有猫臊子大。见快嘴喜鹊发动女人们要动手，二歪嘻皮笑脸地说：“喜鹊，你还是组织娘儿们往我嘴里挤奶吧，我愿意，又解渴又解馋。”众妇女们听了二歪的话哈哈大笑，那笑声中有煽风点火的味道。快嘴喜鹊被挑逗得来劲了，她挑动几个娘儿们站起来，张牙舞爪地去抓二歪。二歪在娘儿们阵前，举起双手，点头哈腰地求饶说：“我投降！我投降！我束手就擒！”快嘴喜鹊揪着二歪的耳朵说这回给他喝的就不是奶了！二歪弓着腰，咧着嘴跟随着快嘴喜鹊的手转圈，龇牙瞪眼地问：“奶奶！奶奶！是啥呢？”快嘴喜鹊憋不住笑说道：“是尿！”

牛得水走过来打着圆场说：“二歪，别耍贫嘴啦。在一群嫂子跟前还有你的好瓜打？”二歪掰开快嘴喜鹊的手，撩闲着说：“她们是逗我玩。当着大伙的面，娘儿们要真敢脱裤子撒尿我就喝。”快嘴喜鹊又揪住二歪的耳朵喊叫着：“我让你嘴硬！姐妹们，上！把他给我撂倒！”娘儿们一哄而上，扯胳膊拽腿地将二歪摁倒在

地。奚粉莲没有动手，她站在一边抿着嘴笑，那是能引起男人想入非非的笑。牛得水怕耽误人们干活，笑着让女人们饶了二歪，快嘴喜鹊不依不饶地叫嚷着非让二歪尝尝女人的尿是啥滋味。二歪从地上爬起来照快嘴喜鹊屁股上捏了一把，几步钻进灶棚里。娘儿们堵在灶棚门口，等着二歪出来收拾他。

牛得水走进灶棚，拍了二歪一巴掌说：“干活。”四驴子瞪了二歪一眼，问牛得水烟囱砌八层砖行不行。牛得水看了一眼砌成的烟囱说行啦，告诉他上头还得再插一节炉筒子，说着走出灶棚子吩咐牛肚找节炉筒子来。

这时，牛心搭拉着头愁眉苦脸地进院，在众人注目下径直走进屋里去了。牛得水忙跟进屋里问：“像个瘟鸡似的！明天就当新姑爷了，看你那蔫头耷脑的熊样！”牛心不言不语地坐在炕沿上，头耷拉进裤裆里。牛得水心里打个沉，嘴里还是问：“登上记啦？”牛心比例失调的大脑瓜浸得更低了。二歪推开屋门，他先探进头来，朝牛得水龇龇牙，就溜进屋中靠墙站着。牛得水看了二歪一眼，又追问牛心：“马春上哪去啦？”“去市里了。”牛心仍是低着头说。牛得水着急了，他一着急嘴巴就哆嗦，说：“明，明天就是正日子了，能赶回来吗？”牛心仍是低头不语。“你老丈人——咳！这个马馮蛋哪！还有点正经的没有哇！”牛得水走出门。

在院中，人们看着牛得水晃晃悠悠地走出大门外。快嘴喜鹊向二歪招手，压低嗓门喊：“二歪，过来。”二歪走过来，盯着远去的牛得水说：“砸锅了！吹灯拔蜡啦！”众人的目光刷啦一下盯住了二歪的厚嘴唇子。快嘴喜鹊追问着：“咋的啦？”二歪以首席新闻发言人的口气说：“没登上记。”快嘴喜鹊问：“咋的呢？”“新媳妇跑啦！”二歪说这句话时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。

众人又将眼神从二歪的嘴上转移到新房，在新房里，牛心仍在低头跟老二算账呢。

马百万坐在炕桌前吃饭。牛得水推门进屋，马百万往炕里挪挪。牛得水坐在炕沿上，看着马百万的脸色。马百万咽下一口饭，撩撩眼皮问：“都张罗齐啦？”牛得水把刚才牛心说的话跟马百万说了一遍。马百万抬起头，眉头间立刻聚个大疙瘩，盯盯地看着牛得水。牛得水说记没登，到这暂还不见马春的影子，就是长膀儿明天也飞不回来呀！三亲六故的都知会了，这不是坑人嘛。马百万问马馮蛋咋说的，牛得水哭丧着脸说他去过了，马馮蛋急得翻白眼，直扇自己的嘴巴子！马百万的眼睛瞪得像琉琉，憋了半天也没吭声。牛得水知道，马百万这个二踢脚的火药捻子抽出来了，擦火点着，立刻就炸响，他不急着让这只炮仗爆炸，便将话头引到张立本的身上。提起张立本马百万立刻火冒三丈，脸变成铁青色。牛得水见火候到了，该点着药捻子了，就说这些都是张立本闹的鬼。果然，马百万举起拳头砸在桌子上，桌上的碗筷震得稀里哗啦，酒瓶子被震倒，酒从瓶口中流出，在桌面上四下

流淌着。牛得水急忙扶起酒瓶子，俯身将嘴贴在桌面上吸吮着流淌的酒水。

马百万盯着牛得水问：“你说，他张立本算个什么王八蛋?!”牛得水抹一把嘴巴上的酒水，拐着弯说：“当初，你举荐我当这个副村长——”他看看马百万的铁青脸，语气委婉地说，“你举荐我当这个副村长时，我就说过，咱是小庙的鬼，没见过大香火不是？官面上的事由你出头，屯子里鸡争鹅斗的事我照应着。”他看着马百万脸色，咽了一口唾沫接着说，“张立本这小子压根就不是个正经物，当初他给金凤下完种一拍屁股走了，现在像个人似的回来了，谁知道他在外头都干些啥缺德事？他在马春身上就没安好下水。依我看，搅和我家喜事的人就是他!”

山高皇帝远，在插树岭这一亩三分地上村长就是皇帝，金口玉牙，他的话就是圣旨，没人敢打拨回。照往常，马百万该龙颜大怒了。牛得水溜了马百万一眼，觉着火候还不够，他又加了一把火，说老扁把张立本恨得牙根直痒，他家那野种都三四岁了，张立本回村后又跟金凤勾搭连环的啦，还在青年点房子里干那些猫三狗四的下贱事！听了牛得水的话，马百万的眼睛冒火了，他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腾地站起身，白眼珠上拉出了血丝络，举起拳头大吼一声：“我他妈的——”牛得水忙扶住酒瓶子……

村子当中，有个公用的碾棚，因为村里欠人家电费钱，让乡电业所给拉闸停了电，电磨不能用了。全屯子人又重新点起了油灯，就连米面加工也只得用这个碾子。一头毛驴戴着蒙眼，拉着碾砣一圈一圈地走着。苞米在碾盘上被石头碾砣压碎，一圈一圈地往外圈走，里圈是苞米糝子，中间一圈是苞米破子，外圈是苞米糝子，苞米糝子中参杂着被碾压成的苞米面。杨叶青围着碾盘走几圈，将碾砣压下的一圈苞米糝子收进簸箕里，走到大筐箩前筛面。

马驹蛋急急忙忙地走到碾棚前，见杨叶青在筛面就停住了脚步，搭讪着说：“他姑，碾饲料哇？”杨叶青见是马驹蛋，应道：“啊，貂没喂的了。”马驹蛋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唉！现成的电磨瞪眼使唤不上。这是咋说的呢！”杨叶青将过完箩的碎米子倒在碾盘上，顺口应着说：“也不能怪人家电业所拉闸，村里电费欠得太多了。”马驹蛋心中有事转过身去要走，嘴里自语着：“这丫头哇！可咋整呢？愁死人了！”杨叶青听出马驹蛋话里有话，忙问：“出啥事了？”马驹蛋满脸愁容地说：“春儿明天就过门啦！她人还在市里呢。牛亲家黑脸风似的数落我。马百万刚跟我跳完老虎神！不依不饶的，把我擰个茄子皮子色！”他又叹了一口气说，“唉！你说这丫头！这是咋说的呢？”杨叶青劝解道：“大哥，这门亲事马春不随心，就退了吧！强拧的瓜不甜哪。”马驹蛋说：“她青姑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春儿要是不过门，他大哥瞪眼就得打光棍。”杨叶青知道马春的心事，也想借机劝说几句，她又收了一箩苞米糝子，走到大筐箩前筛着面说：“大哥，你们家和牛家这两门亲

事，我早就不赞成——”马馮蛋哭丧着脸，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。毛驴停住脚步，扭头在碾盘上偷嘴吃。杨叶青在驴屁股上拍了一巴掌，那头驴又拉着大碾陀围着碾盘一圈一圈地走着。

马馮蛋的老婆早就撒手而去，扔下三子一女，儿子马大、马高、马壮，闺女马春。偏偏这马家丫头长得如花似玉，又是插树岭村开天辟地的高中生。在杨叶青和马馮蛋说话的时候，马春正趴在她妈坟上哭呢。她哭了一阵，诉说了一阵。离坟头不远处有棵山枣树，一只啄木鸟在树干上用长嘴叮叮咚咚地敲击着，抬头看看日爷仄西了，她擦去满脸泪迹就朝知青点大院走去。马春也知道牛家正张罗娶她过门，按着农村的习俗，男方搭喜灶这天，正是女方聘闺女的日子，娘家客上门，送亲婆给新媳妇开脸。

马春满腹忧愁地走到张立本家的门口时，金凤拎着两个鞋盒子从屋里出来。偷偷跟来的二歪，隐身在树后看着两个女人。金凤告诉马春老牛家正急得团团转，他们以为她躲出去不回来了呢。马春低下头没有说什么，她不嫁给牛心的打算早已经跟金凤说过多少遍了。金凤自己是过来的人了，她同情马春，心里也没啥好主意。最要紧的是她替马春三个哥哥和她爹犯愁！

马春知道金凤在想啥，她说：“我寻思好几天了，反正我豁出去了，让爹为我伤这一回心吧。”她拉着金凤胳膊说，“金凤姐，走，进屋跟立本哥合计合计咋办好。”金凤说她得回去了，把一个鞋盒子递给马春说是张立本哥给买的鞋，又顺手掏出一条红围巾塞进马春手中。马春没有去接，她让金凤自己留着用。金凤示意手中的鞋盒子又掏出一条黄围巾，示意自己也有份。马春接过鞋盒子推门进屋去了。金凤看着马春的背影，想想自己前前后后的事，看着马春眼下的处境，觉着做女人难哪，不免有些伤心，叹了口气朝村中走去。树后的二歪见马春进门后，就悄悄地躲到圆木堆旁看着屋里的动静……

在马百万家里，牛得水还在不住嘴地诉苦，他埋怨马馮蛋连女儿都管不住，牛家为娶马春可没少花钱，他家白拣三个媳妇还有啥不知足的呀。他们牛家可是仁换一呀！到现在闹个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让他没脸见人。

马百万让牛得水叙叨得不耐烦了，他卷支旱烟，叼在嘴上，用火机点着说：“你家牛肝不是傻嘛！”牛得水争辩着说：“老马亲家二小子奸咋的，不是也缺心眼吗？再者说啦，马馮蛋家闺女再好，我们牛家的日子在村里也算数一数二吧？”他从烟盒子里拿起一张卷烟纸，捏了些烟末卷烟，朝烟纸接缝处舔了点唾沫说：“马春那丫头的心再高，还能高到哪去！插树岭屯祖上有过这种事吗？”马百万觉着自己的尊严不能让个黄毛丫头给败坏了，他马百万是谁呀！是一村之长，是插树岭村的当家人，说一不二，你马春不就是喝几天墨水吗？越想气就越不打一处来。马百

万狠狠吸了口烟，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说：“马春敢把明天的事给搅了，我饶不了她！”牛得水朝窗外看了一眼，说：“这都啥时候了，还不见个人影，我看没指望了。百万哪，你说我这张老脸往哪搁呀！”

两个人正掂量着明天的事，杨叶青推门进屋，她将刚碾完饲料的口袋放在门旁，从炕头上拿过笤帚扫着身上的面。牛得水见杨叶青进来，他知道这个女人是站到马春一边的，也知道这个女人在马百万心中的分量，忙讨好说：“放着电碾子用不上！我们当村干部的脸上挂不住劲哪！”马百万瞪牛得水一眼，说：“守着电灯泡子点油灯，还想高口味呢！”杨叶青没接茬，她将笤帚放在炕上，说屯里头奚粉莲几个妇女要学柳编，她过去教教她们。见杨叶青进来马百万的火气早已经消了一半，说这些老娘们早就该学点编筐窝篓的营生啦，省得东门进去西门出来地扯老婆舌！牛得水也帮腔说编几个筐拿去卖了家里也是个填补。马百万留杨叶青吃饭，杨叶青说婆婆在家没人照看不行，她告诉马百万婆婆想他啦，天天叨咕。听杨叶青这么说，马百万决定开三轮车把饲料送去，也好顺便看看姑姑。牛得水借机讨好说姑姑亲辈辈亲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老太太就百万这么一个侄子了，能不想吗！

这时，牛肚推门进屋来，她头巾上，刘海上，眉毛上都结着一层霜。杨叶青拿起笤帚给牛肚扫去身上的雪，问牛肚上哪去了。牛肚跺着脚上的雪说马村长派她去乡里了，她给马百万捎回李乡长的话，县里拨下的这笔款是戴帽下来修桥用的，不能干旁的花。马百万瞪着眼睛说：“真是死脑瓜骨，你就说修桥用不就得啦？”牛得水说：“那可就得立马备石料、买水泥啦？”

马百万心有自己的小九九，钱到手就是他这个村长说了算，李乡长还能腚跟腚地看着？他吩咐牛肚明天再去乡里一趟，把钱取回来。杨叶青觉得马百万这么做不妥，问他要干啥用。马百万说不把电费钱交上人家电业所不给电，眼看要秋收了，用电的地场多，也只好先拆东墙补西墙了。牛得水没有插嘴，他知道眼前这一男一女的特殊关系，他耷拉着眼皮，支棱着耳朵，听着马百万和杨叶青两个人你来我往地争论着。杨叶青有些不放心地提醒着说：“你把钱用了，桥还修不修了？”马百万说：“插树岭村这个兔子不屙屎的地场，神仙下界也没辙！修个破桥顶啥用？能吃它能嚼它？”

牛得水觉着自己该插嘴说两句了，就干咳两声说：“可不是咋的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！这个捐那个税的，年年抠屁眼子要钱。天上不下钱，地上不长钱，村里哪有个进钱的道哇？也真够马村长受的不是？”

杨叶青毕竟是个知识女性，她虽然住在离村七八里路的老河口，因为马百万当村长，她对村里的事也就格外关注，就说：“插树岭村是个憋死牛的地方，都说要想富，先修路。咱插树岭村就得有个过河的桥出山的路哇！”牛肚在一边插嘴说：“可不是咋的，人家李乡长就是这么说的！”牛得水见马百万一脸不高兴，瞪了牛

肚一眼说：“你小丫头片子懂个啥呀？跟着瞎扒碴子！”马百万说：“修路架桥！架桥修路！这话哪任书记没说过？哪任乡长没喊过？吵吵一春带八夏咋的啦？外甥打灯笼——照旧（舅）。”杨叶青知道马百万的脾气，她不想为村子里的事跟他犯口舌，就跟牛肚一块走了。

牛得水看着走出门的杨叶青说：“百万哪，朝中不可一日无主，村支书的官印你可要早点执掌啊！”马百万起身要去送杨叶青，顺口说：“我是村长，选支书是人家乡党委的事。”牛得水说：“你也可以一马双跨不是？”马百万扔下一句“净说没谱的话”，就出门送杨叶青去了。

牛得水扭转身上炕，他爬到窗台前朝外看着。见窗外马百万送杨叶青走向院子大门外，站在门口看着杨叶青的背影，心中就又涌起了那个念头。见马百万转身回来，就赶忙又回到炕桌旁。马百万进屋时牛得水朝窗外瞧瞧说：“百万哪，屋里没个女人不中啊！”马百万看了牛得水一眼，坐在炕沿上拉过烟筐箩卷烟。牛得水试探地说：“我问句不该问的话，你跟杨叶青这么多年了，就没唠过体己嗑？合计合计成家的事？”马百万掐着烟蒂在手心里转了一圈，心里很熨贴，嘴上却说：“这话你扯哪去了！”牛得水是个横草不过的人尖子，对于马百万的心事看得明明白白，就说：“也不能老一个人清锅冷灶的呀！依我看，你要是把杨叶青娶进门来，你这村支书才能稳坐江山。”

窗外，谁家的驴叫起来。二歪推门进来，他看了马百万一眼，凑近牛得水耳边，将他在知青点看见金凤和马春的事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。牛得水半信半疑地盯着二歪看。二歪瞪着眼珠子起誓发愿地说他要是扒瞎天打五雷轰！两个女人跟张立本那小子在屋里，是他亲眼看见的。牛得水给二歪使了个眼神，二歪朝马百万龇龇牙。马百万黑着脸喝道：“有话快说！有屁快放！”二歪把他跟踪金凤和马春的经过又说了一遍。马百万知道这小子说话二八扣，就指着二歪的鼻子问：“二歪，你不是又跟我扒瞎吧？”二歪发誓说：“我要扒瞎天打五雷轰！金凤跟张立本干完那种事刚出来，马春就进去了。”牛得水连连往地上吐口水：“呸呸呸！你小子满嘴喷粪！”二歪拍着胸脯说：“我要扒瞎天打五雷——”

马百万的脸立马变成了紫茄子色，他从墙上摘下外衣刚伸上一只袖口，正巧老扁推门进屋，就把气撒到老扁身上了，问他甘心当瞪眼王八啦？老扁的脸憋得通红，嘎巴半天嘴说不出话来。马百万穿上衣服朝门外走去。他要去知青点张立本的住处，向胆敢扰乱朝纲的张立本和马春兴师问罪。

插树岭屯一条村路，一排农舍，由东到西一字排开。据说这是当年在插树岭岭下立脚建屯时，牛、马两姓主事人共同定的。西为长，牛姓是大哥，房子建在西头，马姓是弟弟，房子建在东头，一直延续至今。建新房时，仍旧是牛姓在西，马姓在东，从不乱建。家家门口堆着柴火垛，门前一个大灰堆。屋檐下垒着燕子窝。燕子早已经飞到南方过冬去了，只有空巢等待着开春时节燕归来。马春曾在燕子腿上缠了几圈红丝线，第二年春天来修补燕窝的还是那对燕子。只是燕子腿上的红丝线褪色了。每年春天马春都站在屋檐下看飞回来的燕子，它们忽而在空中飞翔，忽而衔着泥归来修补破损的巢穴。夏末秋初时，是雏燕出窝学飞季节，一群雏燕在院落空间飞翔着，新披上的羽翼在阳光照射下闪着黑中透绿的彩色光华。不时有几只雏燕落在电线上欢快地鸣叫着。农舍院中每天演奏着鸡鸭鹅狗猪的大联唱。

早饭后，从村子西头走来一个算命先生，他边走边敲打着竹板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抽灵帖，算灵卦，能卜未来吉凶祸福，能知今生荣华富贵——”一大群孩子跟在算命先生身后戏耍着。

西边沼泽地下潮生长着靛靛草，它的根须盘根错结缠绕在土里，人们将它切成四面见方的土块，就叫土堡子。这里的人用土堡子来垒墙盖房子砌院套。马趴蛋家就是用土堡子垒的院墙。院墙外垛着大苇草垛，院内的苞米楼子上挂着红辣椒。鸡、鸭、鹅、狗、猪在院中穿梭着，制造出形状不等的禽畜垃圾。墙角处，一只老母鸡领着一群鸡崽子“咕咕”觅食。马趴蛋从马棚里牵出一匹白儿马拴在院中的桩子上，用皮毛梳子梳理鬃毛。马大肩挑扁担站在便所门口，便所门旁放着一只装满粪水的粪桶，马壮拎着另一只粪桶从便所里出来放下。马大钩起两只粪桶挑着走出大门外。马壮的心早就长草了，他急着去会牛肺，放好屎坑板，将大粪勺子戳在便所墙角处，拽下套袖朝大门口走去。马趴蛋叫住马壮，说马槽子散架了吩咐他收拾上。马壮回头看了他爹一眼，转回身不情愿地从屋檐下摘下锯，从窗台上拿起斧子走进马棚。

院外，对着马趴蛋家大门口有个水坑，是他家的沤粪池子。这个粪池子冬天不结冻，早晨还不时冒出热气来，坑水泛着黄绿色泡沫，散发出一股臭味在空气中弥漫。乡农业站一位技术员说池子里长沼气了，修上沼气池子还能烧水做饭呢。

马大在水坑前放下粪桶，将两桶粪水倒入坑中。他又拿起锹将堆在坑边上的牛马粪扔进水坑中。算命先生迈着四方步，打着竹板，口中念着：“抽灵帖，算灵

卦，能卜未来凶吉祸福——”几个孩子追逐着，跳前蹦后地围观着。算命先生朝院子里看了一眼，口中仍然念念有词，脚步却不朝前移动。马馱蛋站在院子里满腹心事地看着算命先生。算命先生摇头晃脑自语：“不说也罢！不说也罢！”转身就走。

马馱蛋打个愣神，他正为女儿马春的事闹心，见算命先生的神态，忙朝院门口走两步，喊道：“先生，先生，等等——”算命先生欲擒故纵地叨咕着：“不说也罢，不说也罢。”马馱蛋赶忙走到大门口，问道：“先生，听你的口气，是看出啥说道来了？”算命先生停住脚步，仰脸看着马馱蛋家的正房说：“从你家这房宅，从你这脸上看——”他又停下不说了。马馱蛋觉着算命先生话里有话，忙说：“先生，到屋里坐。”马馱蛋引路，算命先生跟在他的身后朝院中走去。大笨狗四眼扑上来狂吠着，吓得算命先生连连后退。马馱蛋呵唬着：“老实点！去！去！去！”转向算命先生，“别怕，它瞎仗仗。”

马馱蛋家是三间口袋房，两铺连二炕。炕中间有个木隔扇，将两铺炕隔开，靠着隔扇是一口旧炕琴柜，上面叠着整齐的被褥。闺女马春住里屋，马馱蛋领着三个儿子住外屋。屋地靠北墙放着一张旧八仙桌，里边一条桌子腿是后换上的，没有刷色露着白茬木头。桌上放着掸瓶，两只掸瓶中间放着一座不走字的老座钟，钟盖上搭着的一块红布已经褪成白色。地上铺着一张未编完的苇席。

马馱蛋和算命先生分坐在八仙桌两侧。算命先生微合双目端坐着。等了一个时辰，未见算命先生睁眼。马馱蛋忍不住了，轻轻叫了一声：“先生。”算命先生“嗯”了一声，仍没睁开眼睛。马馱蛋试探地问：“刚才在院子里，先生话到舌尖留半句，这其中有啥说道吧？整得我心里麻麻殃殃的呢。”算命先生先“嗯嗯”两声，捋捋八字胡，咬文嚼字地说：“你问时运？问财运？还是问儿女婚事？”马馱蛋说：“我想算算我女儿的婚事。”马馱蛋的话给算命先生露了底，姑娘的婚事不过是三种，一是满意，成，百年好合。二是不满意，黄，各奔东西。三是拿不准主意，三心二意，举旗不定。算命先生心中有了数，就向马馱蛋放起了烟幕弹，说他的时运连着儿女婚事。从他家房宅和他本人的脸上看，有样东西压住了他这个当家人的时运。听了算命先生的话，马馱蛋心里打了个梗儿，赶忙问是啥东西。算命先生见马馱蛋已经上套了，就让他报出自己的生辰八字。马馱蛋说他的生日是五月十三，正晌午时，他妈在山上挖野菜时把他生在草窠里。算命先生闭目，掐指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五月十三，五月十三，嗯，大旱不过五月十三哪，正是青草发芽的时候。你贵姓？”马馱蛋说：“免贵姓马。”算命先生半睁半闭着眼睛：“姓马——生在山上——马放青山——嗯，马、青、山——”马馱蛋见算命先生竟然能从生辰八字里算出他的名字来，惊喜地说：“哎呀！先生！你是神仙下界吧！这卦算得可真准啊！对！对对！我的官号就叫马青山！马馱蛋是大伙给起的外号。”